

书里书外

在烟火处照见爱

——评乔叶散文集《要爱具体的人》

■王玉美

当时代的浪潮裹挟着信息与焦虑奔涌而来，我们总在宏大叙事中迷失，而茅盾文学奖得主乔叶的散文集《要爱具体的人》，恰如一剂温柔的解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部作品，以细腻笔触体察当代人内心，在琐碎日常中捕捉诗意与温暖，引领读者在平凡生活的褶皱里，窥见爱的真实模样。

乔叶的文字仿若一双敏锐的眼睛，聚焦于生活的细枝末节。清晨菜市场里此起彼伏的吆喝声、黄昏时老槐树下邻里的闲话家常、深夜加班后同事递来的一杯热咖啡……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经她书写后焕发出独特的光芒。她没有刻意营造跌宕起伏的情节，而是以娓娓道来的叙事方式，将生活中那些稍纵即逝的温暖瞬间定格。在《缝补时光》一文中，她描写母亲为孩子缝制棉衣时，那穿针引线的动作、眼神里的专注，一针一线都饱含着无声的爱；而在《雨中即景》里，她记录陌生人在雨天共撑一把伞的默契，那份善意的传递，让冰冷的雨幕也变得温暖。乔叶善用通感与白描手法，比如将老匠人打铁时溅起的火星比作“夜空中坠落的星辰”，让读者在视觉与听觉的交融中，感受到匠人专注的力量；又用“粗糙的手掌摩挲过孩子的发顶，带着阳光晒过的干草气息”，

寥寥数语，便勾勒出长辈与晚辈间的亲昵。这些具体的人、具体的事，构成了生活最本真的模样，也让读者在阅读中产生强烈的共鸣。

在这部散文集中，乔叶展现出对人们内心情绪与情感的精准把握。她深知，生活并非总是波澜壮阔，更多的是平淡中的小欢喜与小忧愁。在《窗台的绿萝》里，她借一株生长缓慢的绿萝，抒发都市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对生命韧性的感慨，将植物的生长与自我成长的迷茫巧妙勾连；《街角的烤红薯》则通过一位卖烤红薯老人的故事，展现了平凡人在艰辛生活中依然坚守的善良与希望。她用文字将这些微妙的情绪一一勾勒，无论是面对生活困境时的迷茫与坚韧，还是收获小确幸时的喜悦与满足，都刻画得入木三分。乔叶还擅长以对话推动情感表达，书中人物间质朴的对话，如“这把青菜多给你两根，自家种的”“累了就歇会儿，别硬撑”，看似随意，却字字戳中人心，让读者看到，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着独特的故事与情感，而这些正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去爱的部分。当我们跟随她的文字，走进这些具体的人的世界，便会发现，每一个平凡的生命都有着不平凡的光芒。

乔叶所表达的“要爱具体的人”这一主旨，在当今时代显得尤为珍贵。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下，人们沉迷于虚拟社

交中的点赞与评论，却在现实生活中逐渐变得冷漠疏离；追求宏大的社会议题与抽象的概念，却忽略了身边真实的人与事。乔叶在书中写道：“爱不是空中楼阁，而是要俯下身，触摸那些带着温度的灵魂。”她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提醒我们回归生活本身，去爱那些有着优点也有着缺点、会欢笑也会哭泣的具体的人。这种爱，是在朋友遭遇挫折时耐心的倾听，是对陌生人的一个善意微笑，是对家人日复一日的陪伴。爱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体现在对他人的理解、包容与关怀之中。当我们学会去爱具体的人，便会发现，生活中的每一个相遇都是一场珍贵的缘分，每一份付出都能收获温暖的回应。

《要爱具体的人》不仅仅是一部散文集，更是一本关于生活与爱的启示录。乔叶以她独特的文学视角和细腻的情感表达，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重新认识生活、感受爱的窗户。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仿佛与作者一同漫步在生活的街巷，感受着人间烟火的温度。这部作品让我们明白，真正的爱不在远方，而在身边；不在虚幻的想象中，而在具体的人与事中。愿我们都能如乔叶笔下所写，在平凡的生活中，学会爱具体的人，让生命因这份具体的爱而变得更加丰盈与美好。当我们合上书页，那些鲜活于纸上的人物与故事，仍会在心底久久回响，指引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践行爱的真谛。

■聂难

王稼丰先生的《美在中国——明代国画题跋赏析》，如同一幅展开的长卷，在笔墨流转间揭开明代文人画的隐秘维度。这部由河北美术出版社推出的著作，以精微的视角切入明代国画的题跋艺术，将看似“附属”的文字，还原为解读画作灵魂的密钥，让读者在诗书画印的交融中，触摸中国传统艺术的深层肌理。

在明代文人画体系系中，题跋绝非简单的文字点缀，而是画家精神世界的延伸。书中指出，明代画家以“穷款”“长题”等多元形式，在画面留白处构建起独立的叙事空间。例如文徵明《品茶图》的题跋，以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汲泉煮茶”的文人雅趣，将日常场景升华为艺术化的生活哲学；唐寅《立石丛卉图》中“杂卉烂春色，孤峰积雨痕”的题诗，更以顽石杂草自喻，在看似不羁的笔触中暗藏疏狂背后的孤高品格。王稼丰通过对50余位画家作品的解析，揭示出题跋如何成为文人“托物言志”的载体——它既是画面意境的补充，更是画家与观者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明代画家对题跋位置的经营，彰显着独特的空间美学。书中将题跋布局归纳为“边线一行式”“题头式”“天头满题式”“隐藏式”等类型：“边线一行式”沿画面边缘轻盈排布，如舞蹈者的动线，平衡画面轻重；“题头式”在画幅上方留白处题字，似为画面戴上“文字冠冕”；“天头满题式”以密集文字填满留白，形成视觉冲击；“隐藏式”则将题字融入山石、云雾间，如高士隐身山林，别有意味。仇英《汉宫春晓图》的小字题跋藏于亭台楼阁之间，既不破坏画面整体性，又以工稳字迹呼应画中精工笔触，堪称“隐藏式”的典范。这种对位置的极致考究，体现了明代文人“书画同源”的艺术理念——题跋不仅是文字的书写，更是画面构成的有机部分。

明代文人画的题跋书法，是画家艺术风格的延续。书中强调，优秀画家多兼通书法，题跋字体需与画风浑然一体：沈周《庐山高图》以苍劲隶书题跋，与画面中山石的雄浑皴法相互呼应；文徵明《惠山茶会图》用秀逸小楷记录雅集，笔法与画中修竹的清瘦姿态相得益彰。即便是被诟病“不善书”的仇英，其《桃源仙境图》的题字虽少见传世，却以工整结体与画面的精细工笔形成微妙对话。王稼丰指出，这种“书画同修”的传统，本质是文人对“骨法用笔”的执着——线条既是造型手段，更是精神品格的外化。

在解析古代艺术时，本书巧妙搭建起古今对话的桥梁。例如解读唐寅题跋中的“狂傲”时，联系其生平遭遇，将个体命运置于明代科举制度与文人困境的背景中，让读者理解其疏狂背后的现实无奈；分析文徵明题跋的“雅致”时，则从江南士绅的生活方式切入，揭示文人如何通过艺术构建精神乌托邦。这种“知人论世”的解读方式，既保留了学术的严谨性，又以通俗语言消解了古籍的距离感，让明代文人的“青春意气”“中年心事”“晚岁哲思”，在当代读者心中引发共鸣。

当我们凝视明代画家在山水间题下的诗句、在花鸟旁落下的名款，看到的不仅是文字与图像的叠加，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既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理想主义，也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叛逆精神；既有对“寸阴尺璧”的珍惜，也有“人生如寄”的豁达。王稼丰的这部著作，如同一位静默的导览者，引领我们穿过画中的山水楼阁，抵达文人的精神原乡。在这里，题跋不再是画面的“配角”，而是解开东方艺术密码的钥匙——它让我们看见，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从来都藏在“画里”与“画外”的留白之间，藏在文字与图像的互文之中。

从《诗经》时代“诗画同源”观念的发轫，到明代题跋艺术的鼎盛，中国艺术始终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这部《美在中国》或许在提醒我们：真正的艺术之美，不仅在于技法的精妙，更在于笔墨间流淌的文化基因与生命哲思。当我们学会在题跋的寥寥数语中聆听历史的回响，方能真正读懂中国传统艺术的“画里诗心”。



读有所得

落地的生命才踏实

——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朱凤英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米兰·昆德拉极具影响力的哲理小说。作品通过几对男女的情感纠葛和生存困境，深入探讨轻与重、灵与肉等复杂主题，充满思辨，令人深思。

托马斯最初的生活代表着极致的轻。作为一名医生，因前妻不履行离婚协议，他放弃了为父之责，从而导致父母与他绝交。之后，他像卸掉绊脚石般，沉迷于一种只谈欢愉、不涉责任的轻浮男女关系。直到特蕾莎出现，才打破他的生活节奏。

特蕾莎是“重”的象征。她带着童年的创伤、对爱情的执着和对安全感的渴望，闯入托马斯的世界。小说中，这句“她就像是个被人放在涂了树脂的篮子里的孩子，顺着河水漂来，好让他在床榻之岸收留她”，似乎也预示了托马斯的命运：他可以选择继续轻盈地漂浮，或者伸手接住这份沉重的责任。

起初，托马斯试图在轻与重之间寻找平衡：他娶了特蕾莎，却仍与许多女性保持情人关系。但这让特蕾莎痛苦不堪，饱受梦魇的折磨。爱情是自私的，特蕾莎对托马斯失望透顶后，选择独自离开。托马斯失去特蕾莎，仿佛失去了全世界，迫不及待回到布拉

格。此时，苏联入侵捷克，托马斯因政治文章被单位辞退，从此彻底摒弃了过去的轻浮生活，与特蕾莎回到乡下，归隐田园，过上了幸福生活。

“重，是真的残酷，而轻，便真的美丽？”开篇，作者便抛出这一深刻论题。“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相反，“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托马斯从追求轻盈的生活到勇于担责的蜕变中，找到了内心的快乐与自在。

如果说托马斯最终走向了“重”，萨比娜则始终在逃离。她是彻底“轻”的代表——背叛一切。生活看似轻飘自在，然而，到最后她终于醒悟：“她的悲剧不是因为重，而是在于轻。压倒她的不是重，而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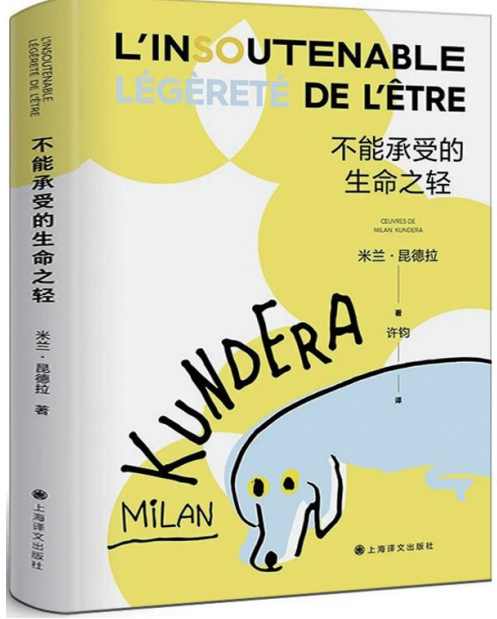
昆德拉的小说虽然写于1975年，但其探讨的主题在今天依然发人深省。然而现在很多年轻人追求自由、享受生活，却很少谈论责任的必要性。留学移民、不婚主义、职场跳槽……这些现象本身并无对错，但问题在于，当人们把“轻”当作唯一的生活方式

时，生命是否会失去它原有的质感？

我有一书友，家境优越，学业、事业、婚姻悉皆顺利。读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后，他忽然意识到自己似乎从未真正“承担”过什么，于是，退休后主动搬去深圳照顾孙子。他说：“以前我以为自由就是无拘无束，现在才明白，真正心灵的自由是甘愿为所爱之人付出。”

如今，留学成为一种热潮。游子就像父母手中的风筝，承载着父母的期望与无尽牵挂。北京某高校的教授夫妇，将三个子女送出国留学，子女学成后定居海外，未能在父母晚年尽到赡养义务。两位老人弥留之际，身边没有子女陪伴。去世后，子女甚至将后事全权委托给养老机构，一句“钱不是问题，拍个视频就好”。他们追求了个人的“轻”，却让父母的晚年承受了无法弥补的“重”。

“很多时候，选择人生，意味着必须为自己选择的人生负责，而有些责任，本身就是沉重的。”生命之重，本质上是对人生基本责任的坚守。无论是爱情、家庭、事业，还是某种信念，人必须有所承担，才能避免沦为虚无的囚徒。只有勇于担责，让生命落地生根，灵魂才能找到归宿。



走读天下

生命是一条涌动的河

——谈王宗坤《极顶》的生命意识

■张艳丽

在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推动下，一批表现当下乡村巨变的文学作品蓬勃而出，王宗坤的《极顶》（作家出版社）便是其一。这部作品讲述了泰山林业人世代护林的奋斗历程，塑造了有使命、有担当、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现代林业人形象，勾勒出一部泰山儿女的心灵史。

小说的突出特点在于宏阔的视野与独特的题材。《极顶》以泰山为背景，以林业为题材，以林业人为主角，书写新时代意义上的“山乡”与“巨变”，在同类作品中独树一帜，让我们看到了山乡题材更为深广的内涵。小说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条以基层林业干部禹奕泽的工作变动为明线，描述其重返泰山、面对昔日竞争对手，攻克迁坟、护林、防虫等难关的过程，其间穿插人物家庭的变故，勾勒出他曲折复杂的人生浮沉；另一条以泰山人的“离去—归来”心路历程为暗线，展现老炮台、禹奕泽、叶老师等人经历心灵重创后的救赎之旅。两条线索纵横交织，完成了对泰山人生活史与心灵史的书写。小说中老炮台对道、佛、儒及茶文化的热爱以及公司转型种茶的实验，禹奕泽对最新防虫科研成果的探索应用，美国人诺亚围绕泰山知识开展的抖音直播以及对生态环保理念的呼吁，都显示出小说容纳古今的开放胸怀。

“极顶”不仅指泰山之巅、人生之巅，更是生命之巅，它寓指人向内求索、认识生命本体及其价值后达到生命意义的完成。《极顶》是一部诠释泰山之作，作者不仅将泰山作为历史文化名山来塑造，更强调了泰山是万物共生的生命体，着力彰显昂扬向上的生命力。读《极顶》，可真切触摸到生命

的庄严、坚韧与温暖。在王宗坤笔下，泰山的一草一木、一花一鸟、一石一水，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被山洪冲歪的树干以少许根脉接地而生，干枯的小溪渗入石缝以滋养大山，小说写道，“那不是水，那是祖先的血液”。山中万物已然与人类融为一体，生命是一条涌动的河，孕育着无数生灵，奔腾向前。小说中，质朴的山民怀着敬畏之心探索生命真义、经历生死离合，形成了“勇于生，不畏死”的生命态度。世世代代的歌哭悲欣融入生生不息的血脉涌动，升华出勇毅坚韧、博大厚重的泰山文化精神。泰山，这座凝聚了25亿年自然历史的雄壮奇观向人类昭示着生命的伟大与从容。

王宗坤是带着自发的个体生命意识进行创作的，他说，“这是一次行走与书写并重的写作”。他的“行走”不仅指穿行于山林、与泰山工友同吃住，更饱含着自己50多年来的生活热望与生命体验。泰山的儿女自有泰山的灵性，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泰山人，王宗坤以朴素真挚的民间立场书写山乡巨变，他把“生命”作为扭结泰山与文学的共同点，使作品具有了独到而厚重的生命意识。

学者杨守森认为，生命意识即“具有了意识活动能力的人类，对自我生命存在的感知与体悟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对人的生命意义的关切与探寻”。《极顶》正是通过描绘人物形象的心灵蜕变，深挖人与泰山生命的律动，完成对生命本体及其意义的探索。小说中最具生命意识内涵的人物是老炮台。这个2岁狼口夺命，23岁坠崖逢生，近知天命之年又遭遇离婚的传奇人物，于生死变幻中悟出了生命真义：“他的生命早已不属于他自己了，先是亲人们的希望，而后就是这大山的神奇赐予。”于是，这个受恩于泰山又



回馈泰山的老人开启了新的人生，他重做护林人，清理树根、种树，种菜、养鸡，续写父亲留下的《泰山志》。当禹奕泽迷茫时，他一语指点迷津；当老迟经济困难时，他匿

名捐款；当韩义盗卖护山棘时，他为护林命丧悬崖……老炮台不仅承载了泰山文化精神，也呈现出一个遵从内心、认真生活的人探知生命本义的人生之旅。他与老鹰的惺惺相惜不仅源于绝壁救命之恩，更在于他们历经同样的生死蜕变后达成了一种共同的生命体认——成熟的生命需要经历脱胎换骨的绝地重生。于是，人与鸟，不同的生命形式却实现了相通相融，二者共同成为小说中泰山文化精神的象征。

人对生命的认识孕育于磨难中，《极顶》中许多人物都带着生命的伤痕。除了老炮台、禹奕泽，还有不堪承受亲人意外离世而远避尘嚣的律安、叶老师，身患绝症、孤苦无依的闫顺子……他们在生死艰难之际不约而同地走向大山深处，寻求心灵的重生。泰山，如同一位饱经风霜的老者带他们看透生命本质，从容面对生死。再次回到泰山之怀，触摸生命脉搏，感受时光沉淀、岁月从容，主人公禹奕泽终于领悟：人生在世，有谁不是带伤而生？泰山的儿女应有泰山的勇毅与坚韧，生命本是一路歌哭，一路前行。

只有从内心深处发出的文字才能抵达人心，王宗坤始终怀着真挚诚朴的情怀，忠于本地地写作。无论是长篇小说《太阳的绳索》《向上向下》，还是中篇小说《长路无尽》《你为何哭泣》，他都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于心灵困境中剖析人性本相，呈现现代人的心灵变迁，这正是现代小说的使命与艺术魅力之所在。就此而言，《极顶》为探寻泰山文化根脉、挖掘泰山与文学共同的生命内涵以及留存民间人物心灵史所作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期待王宗坤这位“文学鲁军新锐”为文坛贡献更多佳作。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